# 华山论剑之后

黄药师下华山的时候，心里没有什么遗憾，虽然有生以来头回打架输给别人，多少有点别扭，不过王重阳是前

辈，岁数比自己大了一倍还多，又是很有名的抗金英雄，武功也的确高潮，输给他没什么觉得丢人的，下次华山论

剑鹿死谁手就得再说了。少年黄药师是骄傲的，他知道自己有别人所没有的才能、天赋；同时是高傲的，他来参加

华山论剑不是为了什么《九阴真经》，只是为了那个看起来有点俗气的天下第一，喜欢当第一的感觉；不过他还是

洒脱的，当不了第一，人家的确比自己强，那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回家，好好地琢磨，二十五年后再会呗，顺道

可以游山玩水的，挺好。

洪七也没觉得怎么遗憾，很后悔参加这鸟华山论剑，就是那些虚名把自己给骗了，在华山上呆了四天四夜，嘴

里都淡出鸟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得找师妹去好好地补一补。冯蘅现在干吗呢？肯定是在洛阳家里等着看自个的笑话

呢！哎！冯蘅什么都好，人美的象最好的花，脑袋聪明的没法说，会炒菜，会唱歌，除了不会武功，什么都会，干

吗迟迟地不娶她？不敢！她象天使，就是那光圈就刺眼，还有，她老说一些实在听不懂的话，最主要的是她最爱看

的就是自己出笑话，嗨，怎么说二十三岁的洪七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乞丐，有成就的男人多少就有点虚荣，整天灰

头土脸的，怎么行？！

段智兴很不服气，他习惯了主宰，习惯了比别人强，多少有点看不起这些草民。回去肯定得好好地练，自己好

年轻，自己家传的绝学不会输给王重阳的「先天功」，何况还有好多家传绝学没练呢，咱们走着瞧！

欧阳锋最不服气了，不过欧阳锋很冷静，他知道自己已经把白驼山的武学练到极至了，如果没有新的武功的补

充，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超越王重阳达到的境界。从西域来参加这次华山论剑，使欧阳锋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已经习

惯了取胜，失败是不能容忍的，下一次，也许用不了二十五年，自己应该是天下第一，必须得努力。《九阴真经》

肯定是提高的捷径，不过实在打不过王重阳，他们人多势众，耍手段恐怕也不容易得手。欧阳锋看到了另一个希望，

一个能够克制「先天功」的希望——林朝英！

天下第一真的那么重要？《九阴真经》真的那么重要？王重阳背着手，看着在河滩的泥地里打滚的周伯通，自

己的前半生是不是太累了？能象伯通这样，多好！他看着那涂满了污泥的有点胖的身体，那纯净、喜悦的神情，那

白花花的屁股……他为什么总是不娶自己？林朝英穿着一身书生的青衫，背着自己的青觥剑，牵着自己的白龙马，

孤单。自从十六岁见到三十六岁的王重阳，一颗心就被他带走了，他真的不明白？他还是在顾虑他是自己父亲的挚

友？那些是问题么？是自己不够美丽？还是缺乏才能？还是不够勇敢？五年了，就这么默默地跟着他行走天涯，他

还不懂自己的心？忧伤，林朝英才二十一岁，如花绽放的年华，如花的人才，鬼神莫测的神通，一切都不能使她快

乐，她在独自品尝相思的苦涩中的那一点甘甜，等待，等待一个归宿，漂泊的心灵的港。王重阳！你在犹豫什么？

林朝英有时候真想揪住王重阳的脖领子，就那么当面把自己给他，可林朝英是矜持的，骄傲的，她的出类拔萃使她

没有这样干过，但是林朝英知道自己是急脾气，习惯了得到自己要得到的东西，总有一天自己会憋不住那么干一回，

对此，林朝英毫不怀疑。需要慎重，因为那就是自己和王重阳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刻，或者，就不能这样悄悄地

跟着他浪迹天涯了。

前面就是冯蘅住的那没有门的院子了，古灵精怪的丫头，你那么让人不能回避，又那么让人不敢接近。洪七咬

了咬牙，自己不能不见她，会没命的，虽然是看起来一个很简单的树林，她的墙就是这树林，走进去是什么结果？

天知道。「小妹呀！俺回来咧！」洪七决定还是不贸然进去，每一回都灰头土脸的，多丢人，好歹也是天下五绝之

一的「北丐」了，马上就要继承帮主了，二十三就当帮主，多少也是奇迹吧？应该她干，不过，她不是丐帮的人，

虽然她爹是自己的师父，丐帮的长老。「叮叮冬冬」一阵琴声，似乎就看见了那张娇滴滴的、总是在微笑的瓜子脸，

现在她又笑了，似乎已经看到那总是在寻觅的目光了，总是在看到新鲜的东西时惊讶，她惊讶的时候真好看！那琴

声是在邀请了，还有一种期待，是期待自己又栽跟头，然后可以乐？似乎看见竹屋外的石几上飘着没法拒绝的清香

的菜肴，我的天！你干吗又跳？洪七为了制止左手食指的跳，只好攥紧拳头。小心点啊！洪七提醒自己，这林子也

不知道是什么阵法？总是不一样。脚下一虚，不好！洪七不退反进，身子向前扑出去，还没有落地就知道自己落脚

的地方是个很明显的陷阱，提气，在空中腾挪，洪七挺高兴的，这是华山论剑的成果，从黄药师的武功中参悟出来

的新功夫，琴声乐了，怎么又乐了？自己不是没中埋伏么？裹在一张柔软坚韧的网中的时候，洪七就明白了。「七

哥，你怎么跑树上玩去了？哎呀，我们抓野猪的陷阱也被你给破坏了，你可真能耐呀。」林中笑嘻嘻地走过来一个

十五六岁的青衣小鬟，是冯蘅的丫头板凳，一样的古灵精怪。「很好玩么？」洪七看到板凳就来气，看见板凳手里

的食盒就更来气了，那清香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诱人，连肚子都呱呱地叫了……直到哈喇子落在树下，湿了一片

草地，琴声欢愉地跳跃着。

黄药师经过一个庄园的时候，觉得肚子有点饿了，这地方不赖呀，一片很妩媚的红柳。庄园里喧嚣着出来了一

群人，推搡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小伙子，那小伙子也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的年纪，挺高的，不过有点瘦，面皮焦黄，

赤裸的上身都是伤痕，他脸上还有那挺让人喜欢的倔强。干吗呢？黄药师凑了过去。小伙子被吊在了一棵红柳的枝

杈上，头依旧倔强地昂着。「陈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凭你，也敢到我们红柳庄来？」一个穿的和其他庄丁不

一样的锦袍的汉子用一条马鞭指着小伙子。小伙子叫陈玄，名字不错。陈玄的目光投向庄子的大门，一种深切的爱

惜。红柳庄里又出来了一帮人，架着一个女人。很快，那女人也被吊了起来。「若华，你再忍一忍，咱们就要在一

起了。」陈玄落泪了。女人艰难地抬起头，很努力地忍住疼，她也遍体鳞伤了，但她还是尽力温柔地一笑。「狗男

女！给我打这贼小子！」「别打他！要打就打我！」女人看起来也就是十八九岁的样子，纤细，柔弱，挺清秀，就

是黑……「皇爷回来了！」宫里热闹了起来。刘瑛正在御花园练武，其实她不爱练武，不过是知道段智兴爱练武，

所以她也练，没想过能练到什么地步，就是想皇爷能对自己好，这招很管用。不一会，段智兴那很轻微的脚步声就

近了，随即，看见月亮门处现出了段智兴那不怎么高大，但健壮的身影，他微笑着。刘瑛感到脸上一红，他正在看

自己的身子，这身子正在按他的意愿舞蹈。段智兴并不是觉得刘瑛的武艺有多好，还是爱看，她身材高挑，轻盈，

她本来是爱跳舞的，那腰软的象没有了骨头，现在她练武，柔媚中就增添了一些矫健，这样真好，那漂亮的四肢在

练武时更有活力了，她更有活力了。「这样是不对的，你的掌要从这里穿过去……」段智兴走过去，从背后依到刘

瑛的背上，小腹正好贴到那充满弹性的小屁股，是坚持运动的缘故吧，刘瑛的屁股很结实，段智兴喜欢这弹性，喜

欢这结实，喜欢这没有赘肉的光滑感，也喜欢刘瑛那在自己怀里就流溢着无尽风情的眼睛……欧阳锋盯住林朝英了，

他知道林朝英是很危险的对手，她的青觥剑是危险的，或者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的青觥剑有克制王重阳的先天功的潜

质。欧阳锋很耐心，跟随着，必须找一个很合适的机会，正面对敌或者也能取胜，不过要制服林朝英是基本没有可

能的，取胜和制服简直就是不同的概念，取胜只需要招数精巧一点，或者内力更深厚，制服比格杀还要难，不能打

草惊蛇，争取一击中的。就算可以制服她，如何让她讲出她武功的秘密还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欧阳锋看着林朝英的

背影，她那么美，是自己目前见过的最美，最有光彩的女人，舍不得在她的身上施展自己擅长的对付女人的手段。

稍微动心的欧阳锋很快就放弃了怜悯，天下第一是重要的，也许会有更漂亮的女人在等着自己，这怜悯是你的敌人，

欧阳锋，目标一定了，就必须完成，你忘了自己对自己的承诺了？她会屈服的，让女人屈服比爱惜她更来劲，更有

征服感，成就感吧，没有成就感，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欧阳锋脑海里浮现出浑身汗水的嫂子在自己的身下辗转

哀求的表情，那是刺激，是满足！林朝英，我不会放过你！

林朝英在想自己的心事，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欧阳锋的跟踪。已经是天下第一了，已经有了神奇的《九阴真经》

了，抗金是没有什么希望了，王重阳，你还要什么？

王重阳站在周伯通的背后，很细心地给他擦背。周伯通最爱师兄给自己擦背了，擦着擦着就会摸到屁股了，周

伯通喜欢师兄温柔地摸自己的屁股，也喜欢那滋味，他欠着腰，很顺从地张开腿，把屁股打开。王重阳早就有感觉

了，他伏下头，从尾骨开始，用自己的嘴唇和舌头舔弄着，还用胡子轻轻地挑，手就轻柔地扒开周伯通的屁股，能

感到有力的肌肉的扭动，肛门在眼前盛开了，他放松着，享受着温柔的爱抚。师兄是最好的人了，他教自己武功，

陪自己玩，还给自己带来这最舒服的快乐，周伯通喘息着。王重阳的呼吸急促起来，他用湿润的舌头来回地舔弄着

周伯通屁眼周围的肉褶，这是周伯通最干净的地方，他不爱洗澡，不过坚持洗屁股，拉屎之后就洗，想到粘粘的，

热乎乎的粑粑就是从这个松弛的，但会非常有力的小洞中汩汩地涌出来，王重阳就亢奋了，他继续舔弄着，用舌尖

向屁眼里探，马上就得到了回应，括约肌扭动着，吸吮着，产生了奇妙的吸力，周伯通的腰扭起来，他的既然在颤

抖，舒服地哼哼着，王重阳伸手握住周伯通那柔软的阴囊，轻柔地爱抚着里面的睾丸，并开始揉握周伯通的阴茎，

这个时候，阴茎是不勃起的，软软的，有弹性，握在手里会渐渐地发烫的，会渐渐地变化，王重阳迷恋这变化，他

觉得自己已经勃起了，要探询快乐了，于是尽量地把唾液涂抹进去，让肛门和直肠到得到浸润，而光滑，舌头被有

力的括约肌夹得酸麻，感到一点点的苦涩，一切都充满了诱惑……周伯通痛快的嚎叫中，王重阳满足了，他痛快地

射精，没有离开周伯通，王重阳抽搐着体会着括约肌对阴茎的按摩，体会着盘旋的热流激涌而出的快感，还有涓滴

不剩之后的战栗和疲惫……「你是不是又输了？」在板凳的指引下，洪七终于来到了竹屋门前，就如所愿，香甜的

菜肴在那里等着自己，刚才所受到的折辱就到九霄云外了，竹屋里传来冯蘅的声音，笑嘻嘻地。洪七已经习惯了，

同时也愿意让冯蘅高兴，甚至可以故意装做倒霉来让她高兴，还是不用装的时候多，不过随着武功越来越高，经验

越来越丰富，本来不那么灵光的脑袋似乎也开窍了，洪七知道，华山论剑之后，自己就只能用装来讨冯蘅的开心了，

不过愿意，真的心甘情愿。「天下的英雄有的是，俺又没想过当天下第一，输了就输了呗，小妹，我可吃了啊。」

冯蘅笑了笑，咳嗽了起来。洪七就感到心疼，这是她四岁的时候，自己带她到河里洗澡，呛坏的，总也好不了，她

也总也胖不起来了。「那你干吗去呢？」「俺，……」洪七没有说，努力地把甘美的食物往嘴里塞。「你找到了么？」

洪七愣住了，她真聪明，别人要做什么，她都知道，她显然是知道自己参加华山论剑，就是要给她找一个天下最了

不起的大夫，因为最有本事的人都会在华山出现。「算是找到了吧。」洪七伸手在怀里摸着，从最里面的贴身小衣

的口袋里掏出了千层裹、万层包的一团物事，展开，取出一个芬芳馥郁的绿色药丸，「这九花玉露丸是好东西呢。」

「他们干吗要这样？」黄药师坐着，看着跪伏在脚下的陈玄和那个叫若华的妇人，她虽然年轻，但打扮显然是

个妇人了，本来只打算看热闹的，是两人甘愿同死的真挚打动了黄药师的心，他杀人不眨眼，他对珍奇异宝近乎贪

婪，他也珍惜真情。一个很老套的故事，陈玄和梅若华是青梅竹马的情侣，已经定下了终身，两家的日子虽苦，都

希望他们可以幸福，陈玄为了生活到外地做工，梅若华在赶集的时候，被红柳庄的庄主仇虎看中了，用强迫、威胁

和金钱使梅若华成了红柳庄的侍妾，于是陈玄赶回来和仇虎拼命。很简单，而且总是在这个、那个地方发生着。黄

药师摸出了些银子，给这对可怜的青年。不准备再管这闲事，他们有多可怜，那是他们没有本事，这样的事很多。

「我看看你进步了多少？」段智兴拉着刘瑛走进刘瑛住的西暖阁，旁边服侍的宫女很识趣地退下了，真想啊，

段智兴坐到床上，躺下，看着跪在榻前给自己脱靴的刘瑛那娇艳的脸颊。刘瑛的眼帘低垂着，睫毛的抖动使她具有

了光彩，她的动作很温顺，很轻柔，连托着脚踝的揉捏都恰倒好处，段智兴很满意，也很冲动。刘瑛看着展现在眼

前的那脚，有一股酸臭的味道，不过已经习惯了，皇帝的旱脚对嫔妃来说也应该是美味，大脚趾和脚背上还有很长

的黑毛，虽然不多，但森森地，也习惯了，有毛的男人才强悍，现在刘瑛已经开始喜欢段智兴的黑毛了，她羞涩地

向龙裤的中间瞟了一眼，那里更浓密，更吓人，现在已经勃起了，段智兴的个子不高，在南方人里也不算高的，不

过……刘瑛低下头，思念使心跳在加速，她从一个不解人事的小姑娘到现在这样贪恋男人的身体，仅仅是很短的时

光，不用太久的，刘瑛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不是羞涩，而是对即将开始的蹂躏的期待，这期待使浑身都在痒，她

轻柔地按摩着眼前的脚掌，感受着脚掌的动，把脚趾含在嘴里，使劲地吮，这是段智兴喜欢的方式，是他的催情剂，

已经不感觉脏了，也不感觉味道不好，那汗是酸的，还有被唾液和吸吮擦落的泥……段智兴舒服地哼哼着，很享受

这样，就为了这，段智兴坚持不洗澡，从干燥的北方回来，就带来了一身的泥垢，让嫔妃用她们的口舌给自己清洗，

他很得意自己的创意……他真的没洗澡呢！他就是要自己给他洗，嘴里的味道很古怪，心情也很古怪。刘瑛给段智

兴脱掉了裤子，满腿的黑毛在小腹下形成了顶峰，那里的毛长而粗，油亮亮的，散发着男人特有的味道，浓烈，经

久不散，围拢着段智兴骄傲的家伙，站立着，威风凛凛，黑乎乎的，顶端的包皮撑开了一点，露出里面鲜红的龟头

的一角，阴囊还象老头的脸一样布满了皱褶，待会儿就好了，会光滑得象小孩的脸，闪亮。刘瑛耐心地，知道忽略

了什么也不行，先是轻轻地握，然后把嘴唇贴上去，缩紧，箍住龟头，完全用嘴唇的力量，要尽量地温柔，一点一

点地把腻腻的包皮剥开，让发烫的龟头进入口腔，要稍微偏一点，让龟头顶在侧面去，不然，男人高兴的时候就使

劲往里捅，他们可不管女人的感觉，甚至采取抓头发的办法强迫，直接捅到嗓子眼里去的滋味可不好受。然后用娇

嫩的舌尖调弄龟头，最敏感的是马口处的那裂缝，但不能太放肆了，不然提前发射的后果可不妙，精液的味道倒没

什么，就是有点腥，粘粘的，基本是可以接受的美味，主要是冒犯了虎威可不得了，男人都希望能坚持很长时间，

其实时间长也没什么用，到后来往往会变成索然无味的蹭，成了力气活，只要能坚持到高潮就可以了，男人总不明

白，以为时间长就是威猛的象征，就可以满足虚荣心了，他们都不知道女人在看见男人在自己身上射精的样子时，

那刺激也同样的强烈。刘瑛温柔尽心地梳理着躁动不安的阴茎，抚摸着段智兴的身体，从皮肤上蹭下来的泥球多少

有点扫兴，不过段智兴舒服得直哼哼，刘瑛也不能中断了，她在给他搓泥的时候，顽皮地摆弄起段智兴那茂盛的毛

了，有时候借着搓泥，把毫毛也薅下来了，段智兴就嗷嗷地叫，这把戏可不能太频繁，疼痛可以调剂膨胀的热情，

不过男人通常憎恨疼痛，他们会为此发火，那暴力是吓人的。他很兴奋，在出汗，于是泥球就更多了，刘瑛突然不

讨厌这脏了，觉得刺激，男人是泥做的么，不过尽力的腮帮子现在有点发酸了……段智兴把刘瑛放倒在床上，她已

经一丝不挂了，粉白的肌肤莹润光洁，她瘦，充满了骨感，乳房很娇小，象没有成熟的小姑娘，乳头就更娇嫩了，

几乎没有乳晕，干净，显得纤弱，段智兴喜欢这样的，那种蹂躏感更强烈，蹂躏弱小，以显示自己的强大，人本身

可能都有这样的冲动，段智兴就爱看刘瑛辗转哀号。刘瑛的身体很软，几乎可以随意地弄成希望的形状，段智兴喜

欢把刘瑛弄到极限，他把她的腿掰到一个可怕的程度，张开，看到刘瑛的脸红透了，有痛苦坚持的表情，段智兴就

更来劲了，完全展开的阴部绷紧了，盛开了，随着大腿肌肉不安的扭动，阴部显得有活力了，真好！刘瑛的阴阜也

象小姑娘，阴毛很稀疏，没有蔓延，整个阴部是光洁的，细嫩的，使人不由得怜惜，与大腿的粉白不同，已经发暗

了，大阴唇的颜色更深一些，张开，露出里面娇嫩的肉红色的肉芽，蠕动着，那是快乐的源泉，段智兴不再犹豫了，

下面就是向高潮进军的历程，努力一点！他把自己的阴茎顶上去，很滑，第一下滑开了，掠过整条裂缝，刘瑛的身

体不安地颤抖了，看着自己的龟头进入那鲜嫩的肉里比龟头带来的舒适还要来劲，捅进去，哦！痛快！现在就只剩

下感受了，要注意刘瑛的每一个表情，那可以触摸最脆弱的神经末梢，尽情地体会这乐趣，这就在不远的地方等自

己的高潮的过程，别急，你有的是力量……她真好！

天黑了，林朝英走进了一座破败的庙里。可能是要休息了，欧阳锋感到高兴，上到破庙旁边的一棵大树上，从

这个角度可以看见破庙里的情况，欧阳锋很满意。她在生火，她把青觥剑解下来了，她坐在火堆旁，抽出青觥剑，

放在腿上，用手指弹着那青光闪闪的青觥剑，奏出一段很凄婉的曲子，她在伤心吧？欧阳锋觉得自己也替她伤心了

起来。耐心，离她入睡还有很长的时间，她入睡了怎么办？

一阵沙沙的声音，林朝英醒了，这声音属于一种来自黑暗的恐怖，自己被蛇包围了，不止是包围，甚至是覆盖

了，看着火光下，翻滚蠕动的散发着腥臭的流线，那冷冰冰的眼神，纠缠到自己的腿上，产生的毛骨悚然的酸麻，

林朝英出了一身冷汗，哪来的这许多蛇？连心都感到了酸软，眼前一个劲地发黑，就在崩溃的边缘，由于恐惧，武

功高强不等于女孩子不怕蛇，侠肝义胆不等于林朝英不是一个健康的女孩子。想哭，就哭，哭了可以多少缓解内心

的恐惧和恶心，还有发出尖叫……欧阳锋突然感到自己在哆嗦，是兴奋的，看到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仙一般的女孩子

表现得如此脆弱，欧阳锋被一种奇异的快感包围了，要发狂了，兴奋得要疯掉了。

林朝英就算在昏迷时，也保持了足够的风采，那一刻，英姿飒爽的女侠不在了，是一个温顺优雅的睡美人，尽

管由于受到了惊吓，脸色有些苍白。欧阳锋并不在乎蛇群，蛇群是他招来的，他喜欢蛇，喜欢它们的沉着和准确。

在蛇群稀索的蠕动声中，欧阳锋来到了林朝英的身边，把青觥剑拿开，放的远远的，他把缠绕在林朝英身上的蛇拿

开，然后凝视那张脸。月光下，纯净得似乎不染一丝的尘埃，她的眉毛真好，密，黑，而且长，不是弯的，斜斜地

向两鬓飞去，那是她的英气的来源，其实她就是那样英姿飒爽的姑娘，是从她的肌肤中渗透出来的，耀眼夺目，不

能逼视，不过现在是充满恬静的，舒展的，顺从的，可以被主宰的，欧阳锋感觉很好，不是一般的好，要征服她，

让她做欧阳锋的女人！欧阳锋伸手轻轻地摘下林朝英的方巾，柔软的秀发倾泻下来，披散开，清香，伸手轻轻地拂

开，额头很饱满，那挺直娇巧的鼻子，鼻翼微微地翕张着，象睡着了，总是骄傲地抿着的唇，现在放松了，很润，

引人遐思，有种要亲吻的欲望，欧阳锋努力克制着，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那红润柔软的唇，多好，多温润，那下颌

多绵软，那脖子纤美而优雅，肌肤透明一般的莹润，月光下，亮的光泽和神秘的暗影交织着，一种奇异的旖旎，欧

阳锋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能自制了，她那么娇媚，那么健美，那饱满的胸脯是怎样的柔软温暖？那欣长的腿会带来怎

样的快乐？你不能被自己的欲望左右了，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欧阳锋提醒着自己，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现在

要制服她，就算她醒来，也要她完全地无力反抗。

「这叫『九花玉露丸‘的么？」洪七听到冯蘅的声音有点怪怪的，肚子饱了，馋虫也得到了满足了，该聊天了，

干吗呢？怎么不出来？不过洪七不怎么在意，冯蘅总是这样。「一个朋友的，他名字叫药师，这药丸是挺好的，吃

了可舒服了。」「你们很熟么？」「刚认识，大伙在华山绝顶比武，打的筋疲力尽的，他就一人给了两颗，我觉得

挺好，就给你带回来一颗的。」「那想必是一个很有风采的人吧？连一个药丸都取这么好听的名字。」「一个小白

脸，有点墨水，不爱说话，整天眼睛放在头顶上，看着让人憋气。武功不赖，是个人物。」冯蘅不做声了，弹出了

一首很不一样的曲子。洪七愣了，虽然是看着她长大的，现在感觉越来越远了，是不是她离自己也越来越远了？

黄药师愤怒了，他不能容忍别人的冒犯，当面的或者还没什么，背地里的就不能容忍！「你，你，是谁？」仇

虎绝望地看着笼罩在一种凌厉的杀气中的英俊少年，生命正在一点一滴地离开身体，红柳庄覆灭了。黄药师不再理

仇虎，转而关注已经奄奄一息的梅若华，她忍受了怎样的折磨？那身体简直不忍足睹。「快救救玄哥。」梅若华知

道自己快不行了，希望陈玄能活下去，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泡在后院的粪池中慢慢地死掉。这是黄药师离开后发生

的事情，陈家和梅家从此消失了，要不是黄药师并没有走远，陈玄和梅若华也会在屈辱中离开他们眷恋的世界。「

你放心吧，你们会好好地活下去。」黄药师尽量用自己最温柔的话语安慰着梅若华，发现梅若华的目光热烈起来。

林朝英苏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四肢是麻痹的，可以动，但很轻微，似乎就是移动一下小指也需要花费很大

的力气，身上滑溜溜的感觉没有了，好象已经离开蛇群了，小腿上，肩头，还火辣辣地疼，应该是蛇毒造成的麻痹

吧？林朝英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身边蹲着一个男人，一个很英俊的男人，很白，很魁梧，脸孔象最纯洁的红孩儿，

不过那眼神是黑暗中的，他很危险，他是西毒欧阳锋！他怎么在这？欧阳锋见林朝英苏醒了，眼神只有片刻的迷茫，

就聚焦在自己的脸上，她恢复了，尽管她的身体恐怕不能，但她就是在瞬间就恢复成那个高高在上、侠骨英风的林

朝英了，人本身具备的东西是迷人的，是无法改变的，欧阳锋觉得自己那种温存的迷恋又滋长起来了。「华山论剑

已经结束，欧阳锋，你还惦记着《九阴真经》？」连她的头脑也恢复的很快，不过错了，我惦记的是你，欧阳锋凝

视着在探询自己想法的林朝英，微微地笑着。「这么说，你是要利用我去胁迫王重阳了？告诉你，我和王重阳没有

关系。」欧阳锋不回答。「你要怎样？」林朝英从那看似沉着的目光中察觉了一丝热烈的激情，这使她有点慌乱，

本能地缩紧身子。「在你的心目中，我真的那么坏？」「你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不过我知道你一定会干很多。」「

为什么？」「因为你是那种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是么？」「你的眼神告诉我，你总是在欲望

中挣扎，得到了什么，还要更多。」「这样！」欧阳锋想不到林朝英和自己一共只见过两面，她居然就能知道自己

了，这使他兴奋，但悲伤，的确想过要把她带回白驼山去，永远斯守，看来是不可能了，心里升起一阵冷冷的东西，

那么毁掉吧，死很简单，要让她离开她的骄傲，离开她的纯洁，离开她的尊严，让她生不如死。「要对我怎样？」

林朝英突然被欧阳锋的目光吓了一跳，种种不好的念头在乱冒，不应该激怒他。「我要你的武功秘要，你的『素心

剑法‘，你的『混元一气功’。」「要对付王重阳了？」「你真聪明，没有你不知道的。」「做梦！」「你那么了

解我，应该知道忤逆的后果。」林朝英咬紧嘴唇，合上双眼，王重阳，你知道么，现在我就要为你舍弃自己的一切

了。

欧阳锋看着倔强的林朝英，伸手托住林朝英的下颌，感受着那嫩嫩的软，血流通过的脉动，紧张带来的颤抖，

「不说，就剥光你的衣服。」「畜生！」「是不是就期待着男人还剥光你的衣服？二十一岁了，成熟了，是该想男

人的时候了……」看到林朝英的颤抖，欧阳锋很满足，兴奋得浑身都战栗了，现在希望她继续抵抗下去，那样快乐

就有一个理由了。「……女孩子的贞操比那些你已经熟知的武艺重要的。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女人和男人在一

起才会快乐的，贞操就是吸引男人用的。」「你别用你的脏手碰我，你，你下流！」林朝英真的很害怕，比被蛇群

围住还要害怕，这身体还没有男人摸过，现在正被人摸着。「你看我看的很准，知道我很熟悉女人的身体么？知道

我其实想要你么？想知道和我在一起的滋味么？」欧阳锋被林朝英的慌乱刺激的一个劲地抖，他开始摸林朝英的脖

子，用手指撩开领子，伸进去，摸光洁的锁骨，细嫩的肩，那体温，那肌肤的滑腻，想这个过程永远继续。肮脏的

手滑进领口的时候，林朝英全力以赴地尖叫起来，这是女孩子遭到侵犯的正常反应，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现在只

有忍耐，她不喊，也不哭，就淡淡地看着越来越兴奋的欧阳锋。欧阳锋觉得自己好象被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了

脚，勃起的阴茎也害羞地失去了威风，转而激怒了，男人的尊严受到了挑战，那是不能允许的！手伸进去，穿透内

衣，抓住了那酥嫩饱满的乳房，使劲地扭，看到林朝英的脸涨得通红，嘴角不住地抽动着，她在坚持，她疼了！欧

阳锋嘿嘿地笑了，松手，然后轻柔地揉，真嫩呀，那弹性和柔嫩形成了林朝英的味道，健康，生机勃勃，美好，还

倔强，握在手里的那种酥嫩的质感，是一件宝贝，稀世奇珍，欧阳锋觉得一阵急噪，猛地撕开林朝英的衣襟，拽向

两边，如雪的肌肤甚至有些耀眼，那肌肤微微地颤抖着，上好的蜀锦肚兜还掩住耸动的胸脯，那上面精工细织地绣

着一对彼此依偎的鸳鸯，她的胸脯起伏着，由于愤怒吧？欧阳锋喘着粗气，看着林朝英眼泪汪汪的凤目，那里是愤

怒，委屈，羞辱和不屈，她死死地咬着嘴唇，但脸颊抽搐着，这样的玩味很刺激，欧阳锋觉得自己的阴茎又勃起了。

「说吧，不然……」下面的就不用说了，应该知道的。「你卑鄙！」「我不光卑鄙，还残忍！」欧阳锋耐心地揭开

漂亮的肚兜，两颗玉兔脱颖而出，春光无限，夺人心魄，尽力地压抑自己的心跳，要跳出来了，欧阳锋的目光离不

开那耸动的胸脯，被乳尖上那两颗充满了诱惑的琥珀给吸引了，雪白的肌肤由于刚才的抓握而泛起一层红，娇嫩的

乳头就更娇艳了，随着呼吸波动着，迷离的光彩，还有那圆润的肚子，迷人的肚脐，忍不住了，欧阳锋趴到林朝英

的身上，一口咬住左边的乳房，抓住右边的，使劲地揉，剩下的空手就急切地往下扒林朝英的裤子，挣扎是催情剂，

林朝英的挣扎太微弱了，好象是应和，欧阳锋更疯了……「你不是人！」面对着侵犯，而又无力反抗，处女的身体

在疯狂中战栗着，林朝英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慌，自己的烦恼和羞耻，还有前所未有的委屈，她哭了，主要是想屈服，

这是一种很屈辱的失败感，自己从来都是骄傲的，这失败感不能忍受，惊慌和恐惧倒不怎么烦恼，林朝英不想背叛

自己，不想背叛王重阳，可就要支持不住了，谁来救救我呀！她内心使劲地好着，希望越来越渺茫了，自己的裤子

被扒到了膝盖了，那里完全暴露在欧阳锋的掌握中，他的手是那么无情地剥开了处女娇羞的阴唇，那么粗暴地摧残

着处女娇嫩的部位，整个身体都乱掉了，都忘了表示屈服了，就剩下颤抖和没命地尖叫……欧阳锋平静了一些，有

点得意，就是林朝英，面对破身这样的事情，她的反应和一般的小姑娘也没有任何的区别，惊慌，畏惧，不知所措。

欧阳锋停止了所有的动作，喘息着看着惊慌失措的林朝英，「想好了？不然就无法挽回了。」「你是魔鬼！」林朝

英觉得自己非常地恼火，身体那种异样的感觉在弥漫，身体还在惯性中前行，失去周到爱抚的身体突然感到彻骨的

空虚，这停止比继续接受侵犯还要难受，是一种深切的烦恼，想被迫把这事干完，非常地想，一个是就完成自己不

屈服的心愿了，都是被迫的，总算有个交代了，就算死掉也没什么的，另外，能清楚地感到自己的身体在变化，接

受男人的强迫时，产生了自己在梦中无数次产生过的冲动，身体在发烫，接受到大力揉搓的乳房在膨胀，那种奇妙

的酸麻，飞翔的痒，还有下身越来越厉害的酥痒，自己在一个劲地流着什么，屈辱中在等待着什么，虽然屈辱和委

屈更厉害，但不能掩饰那期待，不能欺骗自己，身体就是这么说的，虽然这期待使自己几乎恨不得马上去死。林朝

英看着欧阳锋，艰难地咽着唾沫，干的要命。欧阳锋点头，伸手，当着林朝英的目光脱掉自己的衣服。林朝英马上

闭上眼睛，是头一次看见男人的身体……欧阳锋很耐心，虽然也欲火如焚，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手了，他不着急发

泄自己的欲望，他要好好地享受一个处女破身的一切，他把林朝英的裤子扒掉，腿分开，分到最大的限度，腿很白，

很健美，圆润，结实，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可以分到非常大，她的小腿纤细而矫健，脚很柔，玲珑剔透，欧阳锋索

性把喜欢的脚趾含在嘴里，轻轻地咬，她的身体就蠕动起来，那布满了柔软亮泽的阴毛的阴部就彻底地盛开了，未

经人事的处女的阴户是娇嫩的，纯净的，还没有色素的沉淀，玉雪可爱，鲜嫩的大阴唇接受到细致的爱抚后，张开

了，阴蒂的位置抖着，盛开的花瓣蠕动着，象一张小嘴在召唤，充分湿滑的阴道口微微地张开着，一个细细的小洞，

从阴毛和阴道的情况，欧阳锋知道林朝英其实是一个性欲很强的姑娘，要她在被点燃的身体反应中挣扎，那样更刺

激，就更不能急着插入了，等待吧。欧阳锋用自己得意的粗大阴茎在阴户上来回地摩擦着，不时用龟头顶住阴道口

佯做插入，然后就逃开，直接去蹭那充血勃起的阴蒂，体会着自己创造的奇妙的战栗……这个没用的身体，在被凌

辱的时候，居然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着，林朝英觉得自己要崩溃了，她悔恨自己的脆弱，但哭的一塌糊涂，每一次临

近那个时刻，就不由自主地痉挛，说不清楚是恐惧还是期待，他太熟悉女人的身体了，太懂得女人的需要了，太折

磨人了，太有耐心了，林朝英现在是空白的，只有身体的感觉在支配着身体，快感开始占据了上风，所有不好的情

绪在酸麻中要消失掉了，不再感到屈辱和惶惑了……那一刻来了，粗大的龟头挤进了阴道口，撑开，直接研磨着赖

以最后维护的那层膜，抵挡是微弱的，现在就取决于他的决心，酸涨的感觉也是美妙的部分，还有那紧张和心悸，

林朝英突然松弛了下去，从女孩子到女人，就是现在了，但没多想，就是觉得很累，想松弛下去，想他捅破那膜，

然后是什么样的？会疼么？还是更直接的快乐？你干吗呢！？林朝英想叫出来，这个答案不要拖的太久呀！……欧

阳锋一点一点地研磨着，龟头痒痒的，那舒适是快乐的，享受这快乐，还有林朝英一阵紧张一阵松弛的变化，多好

呀！突然伸手在林朝英大腿根上使劲掐了一下，遭到突然袭击的身体一挺，突破了！林朝英的惨叫划破了寂静的夜，

引来了蛇群的好奇……比传说中的疼痛要轻微得多，还是流血了，能清晰地感到自己在流血，不过不是大量的，流

血使膨胀得难受的身体多少感到了一丝沁凉，但随后的被冲击就一点一点地产生了越来越厉害的快感，疼是间中的

调味，他每一次插入都产生了不能抵挡的酸楚和疼，因为是从来没有被碰过的地方，被撑开，被突破，被蹭得酸，

越来越深，一直顶到那使肚子里面的什么东西发生抽搐的地方，于是内外的感觉就杂合了，他还在继续进入，那一

阵是惶恐的，会不会被就这么刺穿了？他的那个可怕的东西会不会从自己的嗓子眼穿出来？有这可能，因为嗓子眼

的确是一个劲地反应着，他肯定捅到心了，因为心跳的简直就没谱，连走火入魔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感觉，还有他

捅的自己的身体根本就不听自己的使唤了，哆嗦的厉害，是不是毛发都脱落了？感觉象！不过这一切都是没法言喻

的舒服，前所未有的刺激，浪潮一般的心慌，最后达到了那个神智都迷糊掉了的颠峰，自己现在是一塌糊涂了，泻

的一塌糊涂了。「怎么样？」欧阳锋喘息着，他内力深湛，射精的疲乏恢复的很快，他舍不得离开林朝英的身体，

最近已经很少从女人的身体上得到这样的快感了，被她那曲折的阴道抓紧的感觉很好，她阴道口的肌肉很有力，似

乎要把阴茎给切断，那蠕动是高潮的源，快乐的本，还有那来自子宫口的强烈的吸力，一个好女人，奇妙的女人！

林朝英侧卧着，不管欧阳锋继续撩拨自己的身体，高潮的余波仍在弥漫，不过神智已经开始清明，林朝英的心很乱，

剧烈的高潮之后，身体的活力恢复了很多，但内力依然无影无踪，这对一个刻苦修炼的高手来说是最恐怖的事情了

……「达到目的了？」林朝英从欧阳锋的抚摸中挣脱出去，看到不远处的蛇群，一阵紧张，不过她尽力使自己镇定，

她把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抱膝坐着，用欧阳锋的衣服垫住屁股，还是有点凉。现在对欧阳锋的看法是有点改变了，

主要是没想到他是这样能带来快乐的男人，基本的还没变，也没法变了。欧阳锋索性躺下，撮唇轻轻打了一个呼哨，

就有几条蛇滑到他的身上，灵活地滑动起来，「要不要试试？很好的按摩呢。」林朝英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想吐，

自己是和这个蛇人结合了！「不试就算了，你想好了么？以后，我都会这样对你。」的确是一个有诱惑力的提议，

林朝英知道自己的确非常迷恋这快乐，不过王重阳呢，本来是要从他那里得到快乐的，林朝英还没有习惯见异思迁，

这是被强奸的，心还在王重阳的身上，畏惧不能屈服，难道诱惑就可以？不能没有原则么。了威风，转而激怒了，

男人的尊严受到了挑战，那是不能允许的！手伸进去，穿透内衣，抓住了那酥嫩饱满的乳房，使劲地扭，看到林朝

英的脸涨得通红，嘴角不住地抽动着，她在坚持，她疼了！欧阳锋嘿嘿地笑了，松手，然后轻柔地揉，真嫩呀，那

弹性和柔嫩形成了林朝英的味道，健康，生机勃勃，美好，还倔强，握在手里的那种酥嫩的质感，是一件宝贝，稀

世奇珍，欧阳锋觉得一阵急噪，猛地撕开林朝英的衣襟，拽向两边，如雪的肌肤甚至有些耀眼，那肌肤微微地颤抖

着，上好的蜀锦肚兜还掩住耸动的胸脯，那上面精工细织地绣着一对彼此依偎的鸳鸯，她的胸脯起伏着，由于愤怒

吧？欧阳锋喘着粗气，看着林朝英眼泪汪汪的凤目，那里是愤怒，委屈，羞辱和不屈，她死死地咬着嘴唇，但脸颊

抽搐着，这样的玩味很刺激，欧阳锋觉得自己的阴茎又勃起了。“说吧，不然……”下面的就不用说了，应该知道

的。“你卑鄙！”“我不光卑鄙，还残忍！”欧阳锋耐心地揭开漂亮的肚兜，两颗玉兔脱颖而出，春光无限，夺人

心魄，尽力地压抑自己的心跳，要跳出来了，欧阳锋的目光离不开那耸动的胸脯，被乳尖上那两颗充满了诱惑的琥

珀给吸引了，雪白的肌肤由于刚才的抓握而泛起一层红，娇嫩的乳头就更娇艳了，随着呼吸波动着，迷离的光彩，

还有那圆润的肚子，迷人的肚脐，忍不住了，欧阳锋趴到林朝英的身上，一口咬住左边的乳房，抓住右边的，使劲

地揉，剩下的空手就急切地往下扒林朝英的裤子，挣扎是催情剂，林朝英的挣扎太微弱了，好象是应和，欧阳锋更

疯了……“你不是人！”面对着侵犯，而又无力反抗，处女的身体在疯狂中战栗着，林朝英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慌，

自己的烦恼和羞耻，还有前所未有的委屈，她哭了，主要是想屈服，这是一种很屈辱的失败感，自己从来都是骄傲

的，这失败感不能忍受，惊慌和恐惧倒不怎么烦恼，林朝英不想背叛自己，不想背叛王重阳，可就要支持不住了，

谁来救救我呀！她内心使劲地好着，希望越来越渺茫了，自己的裤子被扒到了膝盖了，那里完全暴露在欧阳锋的掌

握中，他的手是那么无情地剥开了处女娇羞的阴唇，那么粗暴地摧残着处女娇嫩的部位，整个身体都乱掉了，都忘

了表示屈服了，就剩下颤抖和没命地尖叫……欧阳锋平静了一些，有点得意，就是林朝英，面对破身这样的事情，

她的反应和一般的小姑娘也没有任何的区别，惊慌，畏惧，不知所措。欧阳锋停止了所有的动作，喘息着看着惊慌

失措的林朝英，“想好了？不然就无法挽回了。”“你是魔鬼！”林朝英觉得自己非常地恼火，身体那种异样的感

觉在弥漫，身体还在惯性中前行，失去周到爱抚的身体突然感到彻骨的空虚，这停止比继续接受侵犯还要难受，是

一种深切的烦恼，想被迫把这事干完，非常地想，一个是就完成自己不屈服的心愿了，都是被迫的，总算有个交代

了，就算死掉也没什么的，另外，能清楚地感到自己的身体在变化，接受男人的强迫时，产生了自己在梦中无数次

产生过的冲动，身体在发烫，接受到大力揉搓的乳房在膨胀，那种奇妙的酸麻，飞翔的痒，还有下身越来越厉害的

酥痒，自己在一个劲地流着什么，屈辱中在等待着什么，虽然屈辱和委屈更厉害，但不能掩饰那期待，不能欺骗自

己，身体就是这么说的，虽然这期待使自己几乎恨不得马上去死。林朝英看着欧阳锋，艰难地咽着唾沫，干的要命

欧阳锋点头，伸手，当着林朝英的目光脱掉自己的衣服。林朝英马上闭上眼睛，是头一次看见男人的身体……欧阳

锋很耐心，虽然也欲火如焚，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手了，他不着急发泄自己的欲望，他要好好地享受一个处女破身

的一切，他把林朝英的裤子扒掉，腿分开，分到最大的限度，腿很白，很健美，圆润，结实，具有良好的柔韧性，

可以分到非常大，她的小腿纤细而矫健，脚很柔，玲珑剔透，欧阳锋索性把喜欢的脚趾含在嘴里，轻轻地咬，她的

身体就蠕动起来，那布满了柔软亮泽的阴毛的阴部就彻底地盛开了，未经人事的处女的阴户是娇嫩的，纯净的，还

没有色素的沉淀，玉雪可爱，鲜嫩的大阴唇接受到细致的爱抚后，张开了，阴蒂的位置抖着，盛开的花瓣蠕动着，

象一张小嘴在召唤，充分湿滑的阴道口微微地张开着，一个细细的小洞，从阴毛和阴道的情况，欧阳锋知道林朝英

其实是一个性欲很强的姑娘，要她在被点燃的身体反应中挣扎，那样更刺激，就更不能急着插入了，等待吧。欧阳

锋用自己得意的粗大阴茎在阴户上来回地摩擦着，不时用龟头顶住阴道口佯做插入，然后就逃开，直接去蹭那充血

勃起的阴蒂，体会着自己创造的奇妙的战栗……这个没用的身体，在被凌辱的时候，居然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着，林

朝英觉得自己要崩溃了，她悔恨自己的脆弱，但哭的一塌糊涂，每一次临近那个时刻，就不由自主地痉挛，说不清

楚是恐惧还是期待，他太熟悉女人的身体了，太懂得女人的需要了，太折磨人了，太有耐心了，林朝英现在是空白

的，只有身体的感觉在支配着身体，快感开始占据了上风，所有不好的情绪在酸麻中要消失掉了，不再感到屈辱和

惶惑了……那一刻来了，粗大的龟头挤进了阴道口，撑开，直接研磨着赖以最后维护的那层膜，抵挡是微弱的，现

在就取决于他的决心，酸涨的感觉也是美妙的部分，还有那紧张和心悸，林朝英突然松弛了下去，从女孩子到女人

，就是现在了，但没多想，就是觉得很累，想松弛下去，想他捅破那膜，然后是什么样的？会疼么？还是更直接的

快乐？你干吗呢！？林朝英想叫出来，这个答案不要拖的太久呀！……欧阳锋一点一点地研磨着，龟头痒痒的，那

舒适是快乐的，享受这快乐，还有林朝英一阵紧张一阵松弛的变化，多好呀！突然伸手在林朝英大腿根上使劲掐了

一下，遭到突然袭击的身体一挺，突破了！林朝英的惨叫划破了寂静的夜，引来了蛇群的好奇……比传说中的疼痛

要轻微得多，还是流血了，能清晰地感到自己在流血，不过不是大量的，流血使膨胀得难受的身体多少感到了一丝

沁凉，但随后的被冲击就一点一点地产生了越来越厉害的快感，疼是间中的调味，他每一次插入都产生了不能抵挡

的酸楚和疼，因为是从来没有被碰过的地方，被撑开，被突破，被蹭得酸，越来越深，一直顶到那使肚子里面的什

么东西发生抽搐的地方，于是内外的感觉就杂合了，他还在继续进入，那一阵是惶恐的，会不会被就这么刺穿了？

他的那个可怕的东西会不会从自己的嗓子眼穿出来？有这可能，因为嗓子眼的确是一个劲地反应着，他肯定捅到心

了，因为心跳的简直就没谱，连走火入魔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感觉，还有他捅的自己的身体根本就不听自己的使唤

了，哆嗦的厉害，是不是毛发都脱落了？感觉象！不过这一切都是没法言喻的舒服，前所未有的刺激，浪潮一般的

心慌，最后达到了那个神智都迷糊掉了的颠峰，自己现在是一塌糊涂了，泻的一塌糊涂了。“怎么样？”欧阳锋喘

息着，他内力深湛，射精的疲乏恢复的很快，他舍不得离开林朝英的身体，最近已经很少从女人的身体上得到这样

的快感了，被她那曲折的阴道抓紧的感觉很好，她阴道口的肌肉很有力，似乎要把阴茎给切断，那蠕动是高潮的源

，快乐的本，还有那来自子宫口的强烈的吸力，一个好女人，奇妙的女人！林朝英侧卧着，不管欧阳锋继续撩拨自

己的身体，高潮的余波仍在弥漫，不过神智已经开始清明，林朝英的心很乱，剧烈的高潮之后，身体的活力恢复了

很多，但内力依然无影无踪，这对一个刻苦修炼的高手来说是最恐怖的事情了……“达到目的了？”林朝英从欧阳

锋的抚摸中挣脱出去，看到不远处的蛇群，一阵紧张，不过她尽力使自己镇定，她把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抱膝坐

着，用欧阳锋的衣服垫住屁股，还是有点凉。现在对欧阳锋的看法是有点改变了，主要是没想到他是这样能带来快

乐的男人，基本的还没变，也没法变了。欧阳锋索性躺下，撮唇轻轻打了一个呼哨，就有几条蛇滑到他的身上，灵

活地滑动起来，“要不要试试？很好的按摩呢。”林朝英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想吐，自己是和这个蛇人结合了！“

不试就算了，你想好了么？以后，我都会这样对你。”的确是一个有诱惑力的提议，林朝英知道自己的确非常迷恋

这快乐，不过王重阳呢，本来是要从他那里得到快乐的，林朝英还没有习惯见异思迁，这是被强奸的，心还在王重

阳的身上，畏惧不能屈服，难道诱惑就可以？不能没有原则么。【完】